

中國傳統相聲大全

◆ 第三卷 ◆

名譽主編	姜昆
主編	劉英男
副主編	賈德臣

中國傳統相學大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刘英男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039 - 4844 - 2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相声 - 作品集 - 中国
IV. ①I 239.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9152 号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全五卷)

主 编 刘英男
副 主 编 贾德臣
责任编辑 李恩祥 张勋倩
齐大任 巩建华
装帧设计 桃 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 whyscbs. 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 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84067660 (总编室)
(010) 84057696 84057698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9. 625
字 数 2625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4844 - 2
定 价 248. 00 元 (全五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单口相声

韩信击缸	3
飞笔点太原	8
邵康节测字	16
测“酉”字	33
测“酉”字	37
赛诸葛	42
“小神童”测字	46
求一毛	50
巧测字	52
灯下神数	55
皮匠招亲	59
学手艺	65
赎 驴	78
可鸪进京	81
搯儿淘气	88
钢刀子	100
怯卖菜	105
上饭馆儿	111
学行话	121
江湖医生	125
戏 迷	136

龚爆鸡	138
三娘教子	142
歪大鼓	145
百兽图	155
围 场	159

八大棍儿

君臣斗	167
后补三国	191

对口相声

揣骨相	231
牙粉袋	238
打桥票	241
“打”白朗	245
南征梦	253
高山求子	267
主客问答	277
朱夫子	283
丢驴吃药	294
卖棺材	302
山西家信	315

山东跑堂	322
韩复榘讲演	325
白 吃	331
三性人	346
抢菜刀	351
书 迷	355
打沙锅	366
酒 迷	372
儿子迷	381
大戏魔	391
戏迷药方	399
巧对春联	409
巧对春联	412
卖春联	416
对春联	422
对对子	431
打灯谜	444
——追“把”字	
打灯谜	453
——憋“我”字	
打灯谜	460
——憋“好”字	
打灯谜	469
——凑腿	
猜灯谜	476
五红图	489
五行诗	495
八大吉祥	500
歪批《三国》	506
梁山点将	515
哭的艺术	522
哭笑论	531

小买卖论	538
大登殿	544
评剧杂谈	563
学评戏	575

群口相声

金刚腿	585
找五子	592
四字联音	600
大 审	608
大审诤供	612
垛 字	620
双字意	624
训 徒	629

单口相声

韩信击缸

一块白薯四两，两块白薯半斤，三块白薯十二两，四块白薯斤半。哪块大一点儿？

这分量啊，还不大一样。您看当初啊，有一韩信，他给卖油的分过一回油。因为这两个卖油的买卖不大好，不愿意做了。那么怎么办哪？两个人在半道找麻烦：“你看看这买卖不能做了，老不卖钱，不能做了。”这个说：“你不愿意做了，我也不愿意做了，既是都不愿意做了，咱俩分了得啦。”“好吧，咱俩分了。”这两个人哪分十斤油。十斤油，可是那个提呀，一个三斤的，一个七斤的，这没法分。“咱俩分啦。”“好吧，你给我多少？”这位拿起三斤一个提来呀，一共是十斤，这个桶是空的，那个桶里是十斤油，提出三斤油来往空桶里一倒：“得咧，这是你的咧，这是我的咧。”“你的咧？”“噢，这是我的。”“啊，你合适了对不？我不合适呀！你那里是七斤，我这里是三斤，哪儿行啊，这个？”“那行，我再给你来一提，这是六斤啦，行了不？”“行了。”“你行了，我也不行了！”这两个人怎么也分不开。韩信走到这儿说：“你们两个干吗哪？”“俺俩分油呢。”“分油怎么分不开呀？”“你看一个三斤提，一个七斤提，我们俩一人五斤，这怎么分哪？”韩信说：“不要紧，好分，我给你们分，把油都倒一桶里头，把这桶腾空喽。”腾空了，韩信啊，拿着这个三斤的提来呀，打这十斤油里头，提了一提：“你看多少？”“三斤。”“再来一提，俩三斤六斤，再来一提，仨三斤是九斤哪，瞧准了没有，这是九斤，这里头还有一斤。”又拿七斤提在这九斤里头一提：“你看这是七斤提，你看这里是多少？”“这里是九斤哪！”“提出七斤来，往这一倒，这里头有一斤，这是八斤对不对？”“那是二斤。”“啊行了。”再拿起三斤提来，打这八斤油里再提出三斤来往那二斤里一倒：“你算算这是多少？”“五斤。”“这里头？”“这里头也是五斤。”“对了，完了，你们俩走人。”他这儿给分开了。

韩信小时念书的时候，他还击过一回缸。在学房里头，小孩儿念书，老师这天没在家。当院里有一个大水缸啊，是养活鱼的，很大一口缸。小孩儿淘气，捞鱼去了，一捞鱼，鱼跑缸底去了，小孩身子轻呀，头又沉，掉在缸里头了。小学生当时来不及呀，搬缸是搬不动。怎么样啊？韩信这点儿地方是快。老师有一大秤，赶紧拿起秤砣来，照这缸上，当！当！当！咚！哗啦啦……水流出来了，算是把小孩救了。打这儿老师很喜欢他，说这孩子很聪明。他的功课也很好，每天念书啊，老师教完了，提前放他，因为他路程远一些，好早点儿回家吃饭。韩信哪，出学房啊走在这山环儿里头，拐过山环有这么一道河，韩信刚拐过山环儿，就听喊救人。“救人哪！救人哪！”韩信这么一听，耳音很熟。临近了，他认识，是一个打鱼的老头儿。韩信天天打这儿走，老头儿天天在这儿打鱼。老头儿爱说话，跟这小孩儿说：“韩信哪。”“啊？”“上学呀？”“我上学。”“看我今天能打多少鱼呀？”“你打多少鱼呀？三十多斤。”小孩儿这么一说，老头儿一打鱼呀真就三十来斤。第二天老头儿还问：“你看我今天打多少鱼呀？”“我看你还打三十来斤。”哎，又打三十来斤。他这是怎么档子事情？这老头儿听这小孩儿说话呀，说打三十来斤，借口气儿，那嚼谷啊有点儿富余，他打三十来斤，有点儿累了，他就不打了，其实要是再打，还有，就这么档子事。这一天，韩信一早晨上学，这老头儿又问：“韩信哪，你看我今天能打多少鱼呀？”小孩也有高兴的时候，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今儿个你呀，连鱼尾巴你都逮不着！”“我逮不着，好啊，你听听这孩子说丧话。”韩信上学去了。这老头儿一打这鱼呀，嘿！下去这网还真沉，自个儿都拽不动了，好容易才把这网拽上来呀，一摘开网这么一看哪，里头真是没鱼，有一个坛子。就这黄酒坛子，盛五十斤酒的大坛子，上头有黄绫子画着符，用红绒绳系着。这老头儿有点财迷，心说：这个呀，打不着鱼呀，这坛子里头挺沉，一定是金银财宝，这下我兴许打鱼的事儿甬干了，发点儿财，对了。解这红绒绳儿，打开一道符，还一道，再解红绒绳儿，又一道，三道符。这么一看，坛子里一道黄烟，吱！就跑出去了。老头儿一看坛子里任什么没有。嘿！费这么半天劲，我打一坛子，这管什么呀？这老头儿正在纳闷哪，就听半悬空上有人嚷：“王老头儿！”这老头儿一听半悬空打雷，好大嗓子！抬头这么一看哪，自个儿吓一

跳。嗨！好大个儿，平顶身高足够一丈开外，锯齿獠牙，红胡子蓝靛脸，虎皮号坎，虎皮战裙，光着两只脚巴丫儿。老头儿一瞧，这是妖精，“嗨！我说你是什么呀？你可别吃我！”“啊，王老头儿，你不要害怕呀，我是夜叉，老爷子。”“啊，你是夜叉，跟我称老爷子怎么回事？”“因为我在海里头尽吃人，龙王爷把我逮住了，把我装到坛子里头，永辈子不准出世，把我扔到河里头了。今天我把我救了，我要报答你的恩哪！”“嗨！闹了半天，你敢情是夜叉，我把你救了，你要报答我的恩，那么你有钱给我俩钱儿吧，我穷得要命。”“哎！我没钱哪，穷爷呀！”“噢，没钱嘛，你还得穷爷爷？那么你应当怎么报我恩哪？”“我这么些日子了，我圈了三年多了，任什么没吃哪！我打算把你吃喽！”“啊？我还没听说过这么报恩的哪！你把我吃了怎么回事？”“省得你再打鱼受罪呀，你要一死啊，你见着阎王爷，我给你托付托付，让你托生一个富贵之家，你看怎么样啊？”“那不成您哪！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能让你白把我吃喽。”“你让我吃我也得吃，不让我吃我也得吃你呀。”“我说你这可不讲理，对不对？这么办，咱俩商量商量，你要吃我也成，咱们找这过路人哪，让人给评评这个理儿，你这人头公道不公道，我把你救了，你还要吃我，待会儿有过路人说应该吃，我认了，我让你吃；要说不该吃，你就不能吃我。”“那个，得过来几个人，过来一个人就成啊？”“那不成啊，得仨人。”“好吧，就这么办了，咱们等人吧。”这老头儿直喊：“救人哪！救人哪！”好容易盼来一个人，是个砍柴的：“我说老头儿，你嚷什么呀？”“因为我打鱼呀，打上一个坛子来，里边装个夜叉，他打算要吃我，我们俩正在磨烦哪。哎，你给说一句话，要应该吃，我让他吃了；要不该吃，他就不能吃我。”夜叉在半悬空说：“打柴的樵夫，你要说该吃，我就吃他；要说不该吃，我就啃^①你！”这打柴的一想，这好哇？啊！“哎！该吃，该吃！”这打柴的一走，心说：“你真就不讲理，我没地方雇雷去，要有地方雇雷我给你一雷！”这砍柴的走了，老头儿说：“我这个倒霉呀，咱们再等吧。”等着等着来了一个耨大地的，扛着大锄，又走过这儿了。“救人哪，救人哪！”“哎，老头儿你喊什么呀？”“嗯，夜叉他要吃我。”夜叉在半悬空说：“你看

① 啃：读 kèn，北京土话，表示吃的意思。

要该吃就吃他，要不该吃就啃你呀！”这夯大地的说：“该吃，该吃他！我管不着，我走了。”这夯大地的心说：想不到这地方闹妖精，嗯，愣吃人，这我没法子。这样就俩人，老头儿喊着喊着正赶上韩信放学回来了。“救人哪，救人哪！”小孩儿过来：“哎，老头儿，你喊什么哪？”“嘻，韩信，你家去吧，你这小孩儿别让妖精把你吓着。”“我还没瞧见妖精什么模样呢！让我开开眼，我瞧瞧妖精什么模样？怎么档子事情？”“我打鱼打出一个坛子来，是个夜叉，他净吃人，龙王爷把他圈起来了。我呀揭开符，他跑出来了，他要报我的恩，他打算把我吃了，到阎王爷那儿让我托生一个好人。我跟他商量好了，过来仨人，要说该吃，他就吃我；要说不该吃，他就逮谁吃谁。”韩信说：“那不要紧。”“不成，不成，夜叉瞧见一小孩儿，他把你吃了麻烦了！”韩信说：“不要紧，我看看。”“你别看了，回头再把你吓着。”这夜叉在半悬空搭话了：“这一小娃娃！”韩信一抬头，嗨！好大个儿，这相儿，锯齿獠牙，红胡子蓝靛脸。这小孩儿胆子还真大：“你干什么的？”“我是夜叉老爷子。”“怎么回事呀？”“王老头儿把我救了，我打算把他吃了。你要说该吃，我就吃他；要说不该吃，我就吃你呀！”“要吃我，敢情好吃啊，嫩胳膊嫩腿儿的一点儿不塞牙，就这样，你别瞧我好吃，就是难淘换！你是怎么档子事情？”“因为龙王爷把我装进坛子里头，这老头儿把我救上来了，我要报答他的恩哪！”“啊？报恩就吃人？你说龙王爷把你装坛子里了？”“啊。”“我不信。”“你怎么会不信？”“你那么大的个儿，一丈多，那坛子那么点儿，就会把你装到里头，这不是说瞎话你都不挑好日子吗？”“啊，你不信！”“我不信。这么办，我说夜叉老爷子，你要是真跑坛子里去，待会儿连我饶上，你把我开喽！”“啊，那好吧，我告诉你，我会变哪！我嗖的一阵风，我就钻到坛子里面。”“那总得试验试验我瞧瞧，你跑到坛子里头，我在坛子口喊你几声，你要答应三声，回头你出来，你连我一齐吃。”“好，就这么办，你可不许撒谎啊！”“那多新鲜，我这一个小孩子，多咱也不会撒谎。”“好吧，你先闭上眼睛。”“我干吗闭上眼睛？干脆我拿手捂上眼睛不成？”“好，你捂眼睛吧！”韩信拿手一捂眼睛，露着手指头缝儿，瞧着他，就看这夜叉一阵狂风，一股黄烟，吱！就钻到坛子里头了。韩信赶紧拿手一捂：“哎，老头儿，刚才有什么东西没有？”

老头儿说有符。“赶紧拿来！”一道符，两道符，三道符都拿红绒绳系上，韩信恐怕他没在里头：“夜叉老爷子！”“哎！”“夜叉老爷子！”“哎！”“夜叉老爷子！”“哎！”“我说您怎么上来的？”“王老头儿他把我捞上来的呀！”“啊，把你捞上来的呀。”当！一脚，“你还下去吧，孙子！”又给踢河里去了。

（汤金城演播稿 刘英男记）

飞笔点太原

这段相声，说的是书法家的故事。什么叫书法呀？就是写字。过去读书人都写毛笔字，写得好的，就是艺术品，可以刻成碑帖，流传后代，让大家学。说起写字，有的人学问蛮高，字写出来可实在不怎么样；有的人书没念过几本，连封平安家信都写不通，可是他的字写出来还看得过。据说这写字一半是天才，一半是功夫。“字无百日功”，这句话不错。字写不好，架不住天天写，天才差点儿的也能写出好字来。

大家都说我的字写得就不错。嘿嘿，这可不是跟您吹，我写得还是真不错。近代的书法家敢说写不过我，何以见得呢？他们写的字只好能卖，我的字不但能卖，还能当。由这一点您就知道我的书法如何啦！

解放前我时常当字，没钱花就当，找张白纸，刷刷刷写好喽拿到当铺往柜上一放：“当这个。”站柜的拿过去一看：“当多少？”“十块。”连价儿都不还就写十块。您就知道我这字写得怎么样啦！您可听清楚，是我这张字纸包着二钱重的金戒指一块儿当才当十块哪！哈哈！笑话，我的字要写得好，我就卖对子去啦！

真正写好字的，称为书法家，这可不容易。得大家都公认那才行哪！您看颜、柳、欧、赵、苏、黄、米、蔡，这都是大书法家。各成一派，独具一格。各人的字有各人的风格。要不怎么后来学字都学这几位呢？

有的人说这几位的字写得倒都很好，可是比不过二王，就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这话可不错，不但现在人说王羲之字写得好，就是当年的人，也没有说王右军字不好的。他怎么能成这么大的名呢？这里有个窍门，一来是写得真好，二来是他的字不外传。写完就烧。物以稀为贵，所以他的字越难得，就越成名，两毛钱写副春联，外送仨小福字儿，连纸钱都有啦，写得再好也成不了名呀！

王右军的真迹，别说现在找不到，就是当时也不容易呀！现在

我们想看王羲之的字，就是那份碑帖，《大唐三藏圣教序》。这还不是王羲之写的，是唐朝一位和尚集的。据说这位和尚给了王羲之后辈不少钱，在他家里翻，什么账本呀；对联呀，批的书呀，到处找，有一个算一个，就这么把这份碑帖凑起来的。您想，这些字能可靠吗？有些是王羲之写的，有些就不是他写的。您想：账本上那些字，有些是大师傅写的也说不定。您看看，想见王羲之的字多难呀！

现在难呀，当初也不容易。任凭给多少钱他不写呀！那些财主们，想个王羲之的单条都想疯啦！随便托谁去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王羲之就是不写。这些人一商量，怎么办呢？人多主意多，大家想出个办法来：花钱雇小偷，专门去偷王羲之的鹅。因为王羲之最爱养鹅啦。“羲之放鹅”嘛！他喂了几十头鹅，一头赛一头的那么好。天天自己喂，自己刷洗，晚上自己清数，往笼子里一关。嗜好嘛！雇小偷偷他两头好的，王羲之一定得找。怎么找呢？就是写告白条。那时没报纸呀！没法儿登报呀！

嘿！这个法儿还真灵，偷了他两头鹅，果不然的第二天街上告白条就出来啦：

“本人昨晚偶然不慎，走失白鹅两头，如有仁人君子送回者酬银五两。闻风送信找到者，酬三两，决不食言。王羲之启。”

告白条这么一贴出来，大家派人撕下来分；雇小偷的钱出得多的分两张，钱出得少的分一张。拿到裱糊铺用上宣贡绫一裱，拿回家去往客厅一挂。王羲之的亲笔中堂嘛。据说，当时这么个中堂值一千两银子。您想要是搁到现在，嚯，那就值远去吧！

王羲之写了找鹅告白条第二天，鹅就自己回来啦，也没人要钱。过了几天又丢了两头，王羲之又写告白条找鹅。就这样三四次，王羲之明白啦。“唔！这不是偷我的鹅哪，这是偷我的字哪！我不写啦！”他不是不写了吗，这鹅也不丢啦！您就知道王羲之这字写得怎么样啦！

王羲之字写得好不但凡间公认，就是上界天庭也公认。何以见得呢？有一回，上界修南天门，门楼子修好啦，玉皇大帝想写块匾，就问太白金星：

“咱们上界谁字写得好呀？”

“启奏吾皇，上界没有写好字的。”

“一个都没有吗？不是吕洞宾写得不错吗？”

“差得远！”

“曹国舅写得怎么样呀？”

“更不行啦！”

“照你这么说‘南天门’这三个字就没人写啦！”

“上界没有，凡间倒是有一位写好字的。”

“谁呀？”

“王羲之。”

“快点派人去跟他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您给多少钱他也不写。”

“那怎么办呀？”

“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合着要王羲之的字都得用计。

太白金星当时叫过来鹤鹿二童：“你们俩人变俩小孩儿，带一对好鹅，到王羲之那儿去卖鹅，他要问你，你们就这样说……”

鹤鹿二童奉命，当时就下凡啦！在上界挑了一对好鹅，一公一母，到王羲之那儿来啦！到了门口就喊：“卖鹅，卖鹅！”

王羲之正在书房喝茶哪，听到大门外边有人喊卖鹅，这倒得出去看看，他喜好这玩意儿嘛！

到了大门口一看是俩小孩儿，长得还真乖，每人穿了一身蓝布裤褂，一个人手里抓着一头鹅。

王羲之一看这对鹅：“嘿！难得，真没见过这么好的种。再说怎么喂得这么好啊？冲头上这‘包’，这没处找去，红的，比鹤顶还要红哪！”——当然啦！神仙喂的那还错得了吗？

“怎么卖呀？”

“不卖！”

“不卖你喊什么呀？”

“送的。”

“送？”

“对啦！谁要管我们哥儿俩的饭，我们就把鹅送给谁。我们父母双亡，无家无业，我们爸爸就给我们留下这两头鹅。鹅就是我们的命，我们的命就是鹅。”

王羲之一听，管饭，这不算什么。

“进来吧！”

俩小孩儿跟着就进去啦。

从这天起，这俩小孩儿就算王羲之的书童啦。除了伺候王羲之以外，就是喂鹅。

自从他们俩来了以后，不但他们带来的那两头鹅长得好，连原来的鹅都变样啦！越长越肥，毛越长越亮，包越长越大。王羲之高兴啦！由物爱人，对这俩小孩儿也是另眼看待。

过了半个多月，王羲之正在书房看书哪，就听前边吵起来啦：

“你写得不好！”

“废话！你写得才不好哪！”

“你不行！”

“你不行！”

“我揍你！”

王羲之一听：“怎么啦！谁跟谁呀？”

出来一看：“噢，是你们俩呀！什么事呀？”

“先生，您不知道，我们俩在这儿写字，比谁写得好。我说我比他写得好，他不服气，还要揍我。”

“本来我就比他写得好嘛！先生您不信，您看看。”

“拿过来我看看。”

俩小孩儿把刚才写的字拿过来啦！王羲之一看，是个南北的“南”字。

“呦！这还能说好哪，比螃蟹爬的强不了多少。”

“先生，那这个字怎么写呀？”

“我写给你们看看。”

当时到书房找了张白纸，刷刷刷写了个“南”字。

“拿去吧！照我这样写。”——这也就是他们俩，别人别说想要，连看也看不着。那会儿这俩小孩真要把这“南”字拿出去卖呀，少说得值一万两——告白条还值一千哪！何况一个大“南”字呢！

过了半个多月，俩小孩儿又吵起来啦！王羲之一问又是比字。比什么字呀？“门”字。王羲之又给写了一个。

没一个月又吵起来啦！不用问，还是比字，比“天”字。当然王羲之又写了一个喽！

“天”字不也写完了吗，俩小孩儿也找不到啦！王羲之还以为是在拐物潜逃哪！一检查，什么都没丢。“怪事呀，怎么什么也没拿就走啦？”后来一琢磨：唔，他们不是送鹅来啦，是骗字来啦！“南天门”，这不用说一定是上界派下来的，想让我写“南天门”这三个字，怕我不写，才出了这么个主意。

这事王羲之一直没对人说过，只有我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嘛！

王羲之的字就有这么好，没人不服。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一人，与王羲之同朝为官。这个人叫伯喜，字写得也不错。见人就跟人讲，碰到人就跟人夸：

“我这字比王羲之也差不了多少。”

大家都说：“差多啦！给你一百年的工夫也比不上王羲之。”

“一百年？笑话，只要三年，保险跟王羲之写得一样。说不定比他写得还好！”

“别吹啦！”

“干吗吹呀！要不然明儿请桌客，连王羲之也请上，请他写个字，我看着练！三年保险一样，写得不一样，我的姓倒着写！”

“对！就这么办。”

“写得一样我们拜你为师。”

第二天果不其然，伯喜请了一桌客，王羲之也来啦。

大伙儿就说：“王先生，今儿可不是求你的字。我们跟伯喜打赌，他说请您写一个字，他拿去练三年，要是写得跟你不一样，他的姓倒着写，要是样，我们拜他为师。这个人情你可不能不做。”

王羲之一想：众情难却。一个字，写吧。当时拿起笔来刷刷刷写了个师傅的“傅”字。写完了就交给伯喜啦！

吃完了饭大家各自回家。嘿！伯喜可忙上啦，天天没别的，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这个“傅”字。一天到晚写，写完了就往屋里一扔，究竟写了多少张？那就没数儿啦！反正为写这个“傅”字，磨墨用的水用了十水缸。还不是小号的，是头号的。

三年期满啦，伯喜又把上次打赌的，连王羲之都请来啦。

“列位年兄，今儿是整三年，咱们该看看字啦！”

大家说：“对！您把字拿出来我们瞧瞧。”